



10155

制義叢話卷之八

福州梁章鉅撰

保羅譯

青館藏

紀文達師曰 國朝制義自以劉黃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其繼起足稱後勁者斷推桐城方望溪乾隆初奉救錄前明及 本朝四書文以桐城總其事仰見

聖人知人善任役有作者弗可及矣顧黃岡漢陽桐城皆舉畢生之精力始得專門名家而安溪長洲二公則以名臣而兼工此事尤爲其所難且長洲本以制義受

知通顯後亦專以文章報 國惟安溪以經文緯武之畧際

喜起明良之朝道學政事文章一以貫之而出其緒餘以爲制義亦復能涵蓋一世潤色千秋其本領又應在長洲之右矣至同時名流輩出蓋有不受諸家之範圍者或以經術勝或以筆仗雄

制義叢話卷八

一知是知不足齋

國初規撫令人不可方物選本俱在又豈前明洪永諸公所可同日而語也哉

王巳山曰我 朝於順治乙酉開科取士諸墨皆深醇蒼勁渾然一開國規模如順天賀公應旌舉實以精氣緯以英思從前選本胥錄此爲開國首篇後來多有逸之者今覆按之自足式靡不可廢也

孟瓶菴師曰往時選家評論 本朝時文首推熊鍾陵次及劉黃

岡惟俞長城錄百二十家文以劉覺岸 思敬 冠熊劉之前謂覺岸

文幽深峭拔自開生面似不在鍾陵之下采芝堂十九首乃其自訂心得神會難以告人宜選家之見遺云云余終不敢以爲然也

張惕菴曰前輩劉覺岸文以有若盍徹之對爲興魯之策夫是妙論夫無故而言滅賦在三家必以爲不便且反生其疑心若乘此

年饑之際下片紙哀痛之詞復從前維正之額將使境內欣欣如
出湯火民心聚於下主權尊於上季氏何待翦除叔孟何煩裁制
蓋民皆君民則用皆君用矣又何論足不足哉惜乎哀公之不能
也

胡燮齋曰日知錄引陳后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
章句而不解經義荆公悔之曰本欲愛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
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此法不變則人
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之天下將不知其
所終余謂亭林先生此言並非欲因噎廢食也何義門行遠集跋
亭林且比化者二句題文謂可與文集集中齊四王家記並讀以時
文論亦逼真鶴灘殿撰也亭林先生初名絳其少作卽熟精經學
見推於孫若士宋上木錢吉士諸選家然後生罕有知者甲戌之
制義叢話卷八

冬華陰王丈山史來吳中以所定先正制義示焯始得見五篇敬
錄此作庶來者知通天地人之謂儒亦從舉子時早定根柢耳觀
義門跋語則亭林非不工時文者工時文而痛詆時文若此彼蓋
疾夫藉聖賢之言爲梯磔例寵之徬轉相摹倣愈趨愈下遂發此
過激之論耳

俞樾川曰左氏內外傳載史臣之言甚博史伯論周室興亡史墨
論龍見觀射父論重黎內史過論神降皆援古證今確然可據蓋
三代史官無不博物至司馬公網羅百代牴牾已多班固而下僅
誌一朝日遑遑不足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國初劉克猷應運而
興其文融貫六經而更長於論古惟年之不永著作罕傳設天假
之年則勝朝紀載一變已足矣余旣嗜先生之文而更讀其 廷
對之策開國規模議論鑿然則先生可傳不特以時文而惜乎

未竟其吊也

四勿齋隨筆云前明廷對之策率用駢體舊調 國初開科傳以漸首魁天下亦仍其習至順治六年己丑科

王始障軒親策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予自八中原以來滿漢曾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尙質漢人尙文習俗或不同歟抑音語未通意見偶殊畛域尙未化歟今欲聯滿漢爲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舊套予將親覽焉劉子壯對曰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母甯其質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然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亦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漢人

制義叢語卷八

三

知是知不足齋

未嘗不相愛也處事未嘗不明守法未嘗不堅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拓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處尊貴之位其力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爲善狡爲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尙質以文輔之漢人尙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於國子監或於教習庶吉士使讀四書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則可以知奉教之人卽爲

他日守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游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之矣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如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舉多少知之錢穀之慎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於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當可爲考有土田開墾民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畏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狠而設爲冒欺如居處毋厭其鄙陋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雖不齊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個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

制義叢話卷八

四

知不足齋

虞君臣之論道取章奏而相議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精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之不可同歟黃岡時文爲本朝弁冕而此策亦開國有數文字讀黃岡時文者不可不兼讀此也

張惕菴曰 國初文章巨公壬辰之唐成猶己丑之熊劉也熊文寬博似董江都劉文雄俊似賈長沙熊應官至少宗伯督學畿輔有賢聲今幽冀開言學政能振興多士者首推漢陽次安溪也劉終於殿撰戚得第後不與館選授陝西縣令前任廬官帑戚爲所累霹靂中十餘年唐以御史巡視陝西茶馬至甘州脫左驂贖之乃得歸唐文凌紙怪發似韓昌黎戚文凜摯沈刻似柳柳州一修一促一亨一屯與前賢亦復遙遙相對也

俞桐川曰有明之季文體蕪穢晦冥蒙翳與運相符丙戌丁亥草昧漸開至於己丑主司既執先正法律衡天下士名公碩儒起而應之熊鍾陵先生其較著者也昔艾千子之論文也主理錢吉士之論文也主法而狂瀾既倒不能復迴先生主試兩浙督學京師乃取艾錢諸選發揚鼓勵於是天下嚮風典型如故一人之力也夫楚地江漢會同雄風甲天下而已丑爲最盛黃岡古博縱橫收前代之終鍾陵簡老蒼茂開本朝之始科名伯仲海內具瞻可謂一代之景星慶雲矣

何二山

忠相

曰周公成文武之德題熊劉文並膾炙人口王巳山

謂劉不如熊儲中子又謂熊不如劉余謂以骨采論自黃岡更蒼堅以針對言則漢陽較渾切相去亦未至一舍儲中子嘗目熊文爲生雜雜或不免生於何有乎爾公全集具在劉生熊不生雜則

制義叢話卷八

五

知足知不足齋

劉多熊少熊輸劉一個堅字劉輸熊一個渾字或足當汝南月旦評也

熊鍾陵雍也可使南面章文中二比云蓋簡有從敬出者有不從敬出者從敬出者心術正而綱紀立法去其太甚令戒其矯誣天下見有蕩佚之樂而人君常以叢脞爲心此上世之所以治且安也不從敬出者性情偏而制防噤百官有跛倚之容庶民有流瀝之行朝廷日享無事之福而天下皆以多事爲憂此後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按此二比最爲後人所摹倣幾於口沫手舐而不嫌其濫所謂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也張揚菴國朝文範謂此篇文雄傑純乎晁董英發逼眞貫傳從容整暇以行所無事出之此有神相之以閱昭代人文非人力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謂先生在前明試不利丙戌丁亥間入西山靜坐一年精神開朗乃連作

文百篇出試遂魁天下此篇水到渠成定是場前連作百篇之藝
按合此二說則此篇定當取其全首讀之以尋其用意布局之妙
後人但心摹手追此二比尙未免買櫝還珠也

閻百詩曰熊次侯一介不以與人二句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已
出此尤佳其詞云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
與者無幾悔悟之餘遂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
以服人畱一物而羞惡辭讓之心畱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
有所不能矣

鄭蘇年師曰熊鍾陵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文云蓋法立知恩原非
以忠厚開末大之漸故德威性畏亦不假刻深爲震疊之謀京江
相國嘗口誦不置此亦如劉克猷邇之事父兩句題文小弁之傷
其怨慕可比之大舜卷阿之志其廢歌不異於臯陶四語最爲李

文貞公所嗟賞也

制義叢語卷八

六

知是知不足齋

吳蘭咳曰墨訣在鍊而鍊句不如鍊氣鍊氣不如鍊神熊鍾陵湯
之盤銘章會墨從熟讀金正希所謂平天下節文得來韓慕廬所
謂平天下章會墨金德嘉聖人治天下四句墨皆從熊鍾陵湯之
盤銘章墨化來可見習舉業家於前人文字亦必有心摹手追之
二三十篇讀本固不在多也

文曰華亭王農山

廣心

雖成進士而未登仕版年十八應府試以

上下與天地同流題文冠其軍其驚才絕艷早發如此傳稿瑰奇
古艷幾社流風至是而極沈歸愚宗伯謂其經義雕鏤鑿積特爲
駢體而韻語疏暢條達不以律拘賢者固不可測然如比及三年
三句題文又何嘗不疏暢條達乎乃華亭王氏盛極一時而以制
義傳者獨農山也可易言制義乎哉 按農山文自以縉纓黃鳥

篇爲絕調今之學尤王派者皆但能襲其貌而不能得其神也
俞桐川曰少讀王邁人先生庭文峭刻奇拔遠於流俗意謂人亦
似之及長而謁先生則恭儉若怯鄉里稱長厚絕無異人者後聞
先生好浮屠說再閱其文亦似深於黃老恍然曰此所以爲邁人
也夫二氏之學皆賢智之過爲之以退爲進以晦爲顯弗父何之
僂僂晏平仲之澣濯觀者以爲謹慎而不知其柔勝剛樸勝華默
制一世之人而人不覺也嗚呼以先生之學問文章苟無執雌守
下之術烏能入澣漓之俗而無患哉

張惕菴曰王邁人先生學而時習之節文云大都爲學者必先明
於所習之事則可以課時世皆以其事爲誦讀吾不謂弗是也一
日之時得無有怠緩乎一月之時得毋有遺忘乎一歲之時得無
有曠失乎無之則其力之用者深也詩書禮樂之內事多可程之

制義叢話卷八

七

知是知不足齋

功俄而疑者以明殊者以貫是其效也爲學者又必深明乎所習
之理則可以盡時世皆以其理爲性天吾不謂弗是也目非是無
欲見時慮有不見乎耳非是無欲聞時慮有不聞乎口非是無欲
言時慮有不言乎無之則其體之安者素也食息病患之餘理無
可間之實因而遇者以陳過者以化是其妙也由是而悅有可言
矣一物也淺而求之見其形深而求之得其情更深而求之遇其
性深於性情之際則恬愉生焉先此者恬愉之不生淺也吾學之
患淺而時習深之性情又何遁乎且人自孩提以還其去性情也
日久矣久則思之而悲見之而加喜其悅也又豈爲無因之合者
乎一事也驟而服之驚其常漸而服之安其變又漸而服之幾其
化漸於變化之塗則委順形焉先此者委順不能形驟也吾學之
恐驟而時習漸之變化又安歸乎且人自賢智以下其去變爽也

甚遠矣遠則望之而疑至之而若慰其悅也又豈爲妄覲之獲者乎前二比出比以日知所亡節爲注腳對比以食無求飽節作注腳後二比出比是以知而好好而樂爲境界對比是以立不惑知命耳順爲節次而隱用莊子徐無鬼對魏文侯語爲機趣無一句非實語無一句非妙諦陳臨川作去此尙遠何況餘子又曰先生與漢陽黃岡二先生同登己丑進士文望亦如鼎足能深於經劉深於史先生則酷嗜子書他作精峭處純是荀卿韓非此獨脫灑逍遙如真莊周惠施相遇於濠梁也

孟瓶菴師曰王邁人文境幽峭莫過知之者不好之者一節文云天壤之間有此三者之人將誰長夫見長亦恆見短也其人而不知視愚則長曰否也抑不好其人而好視忘則長曰否也抑不知樂人方色然自矜患於不自知迨旁觀斷之兩形而不爽此甚

制義叢話卷八

八

知足知不足

不如此又甚不如也聞之而其人惘然失也百年之內有此三者之時將奚待夫無待亦仍有待也其時而知不復待疑其可已乎曰未也猶不如好其時而好不復待勸其可已乎曰未也猶不如樂時方沾然竊喜意恆不更進迨境過思之闕久而不同此甚不如此又甚不如也邇之而其時瞠乎後也出比不如從旁人看出對比不如從自己覺得得意亦猶人而筆則幽絕操觚家不可不知有此境也

俞桐川曰江之潮來自海門其白如綫條忽奔激坤軸俱震須臾而退秦若無事他如瞿塘之峽積石之門非不倒注險絕也然彼則有常而勿驚此則不測而可駭故觀水有術莫奇於潮八家文以韓爲潮以蘇爲海所謂滄海者汪洋泛濫無所窮際耳至於潮來不知其所由去不知其所止魚龍瓦石挾之以行清濁混合而人

不厭是以昌黎似之余於壬辰得奇文三家戚价人藩峭刻陡立
瞿塘之峽也李石臺宋雄渾浩蕩積石之門也至於唐采臣德
五突兀無端萬斛並湧是其錢江之潮乎善於取勢其境更怪潮
海一源也逆則爲潮順則爲海百川學海而不至於海固不足爲
宋臣談矣

又曰以經爲經以史爲史吾聞之矣以經爲史以史爲經制義中
未見之也工於制義者於經明著其理於史暗徵其事大士陶菴
皆然蓋未有經史合一者惟李石臺先生熟於六經而運以史識
故闢畦開徑微顯闡幽令讀者驚覓盪鬼所謂以經爲史以史爲
經者於先生見之矣

張揚菴曰秦伯至德章蒙商讓周皆非正解只是讓國耳蔣德峻
文云青宮自以採藥行則寢疾不爲易嗣悔此姬宗之太史莫由

制義叢話卷八

九 知足知不足齋

執簡而爭惟伯初不以父命爲詞則季自不以天倫爲愧此商室
之逸民未及拊心而計專就讓國言最爲親切

又曰安樂憂患只論心不論事栢蘊高謙作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文云處安樂而不忘憂患卽安樂何嘗不生處憂患而猶思安樂

則憂患亦斷無不死矣此梵志翻作禰法極爲爽快若云忠臣孝

子生氣懔懔雖死猶生淫昏之輩行尸視肉雖生亦死尙是歇後

一層

楊芸士曰少司馬海甯楊以齋先生諱雍建以拔萃貢入太學時
黃岡厚菴曹公爲少司成講明理學方以文章鼓吹後進而拔貢
入太學者咸知名之士相聚於京師公與鄧公廷羅夏公長泰兩
孫公承恩一致薛公鼎臣潘公世晉方公兆及陸公舜葉公灼棠
李公銘彭公瓏管公文華爲懷遠堂之會共相砥礪少司成月課

諸生十數公輒雁行前列他人不能與也一日試所私相謂曰吾等更互前後不相上下今日須一決勝負各以第一自期有能得之者吾等推事之日夕諸生以次出而十數公列坐廡下伸紙沈思筆不妄下曹公使覘之還報曰某某也公曰是皆平日能文之士命移人御書樓給官燭其酒肴曰盍各盡所長既罷曹公不能置甲乙於是以八人者各爲第一而標置題目如古臭第一博雅第一之類先生爲高大第一時相傳爲盛事

又曰中允楊晚研先生諱中納以齋先生長子也少受業於黃梨洲朱竹垞兩先生湛深經學尤精於易春秋文章古茂博瞻如奢則不孫一節請野九一而助三節諸作選家所采迄今膾炙人口康熙辛未登二甲第一名進士時主禮闈者爲京江張文貞公澤州陳文貞公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文簡公皆一時碩望也先生以右中允視學江南所取如宜興儲大文任啟運溧陽任蘭枝金壇王步青曹鳴上海曹一士咸負當世重名儲大文任啟運之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王步青之其使民也義諸篇家絃戶誦者皆先生江南課士錄中所刻也

制義叢話卷八

十

知不足齋

阮吾山曰龔芝麓尙書宏獎風流喜延致海內知名士歲暮各贈炭資馬旬世俊下第時無以卒歲袖文謁公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與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涔涔下曰李嶠眞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遂中狀元所謂八百孤寒齊下淚者尙書足當之矣

俞桐川曰南華楞嚴古文中逸品也能擬之而傳者誰歟萬曆之末異學橫行二氏浮詞盡入文字理既不實語又不馴不師其意

而師其詞水有能傳者也夫南華之美在奇變楞嚴之美在妙悟有是二美而原本於經史折衷於禪朱然凌可傳陸圓沙輝得之是以淡宕而神不薄高古而膚不盈圓沙爲前朝名士少年同學盡登巍科丁酉鄉薦得而復失遇亦窮矣當時主司收羅物望以厭人心圓沙爲魁可謂至明然使以圓沙之文而暗投道路縱有巨眼亦孰能而辨之哉

四勿齋隨筆云乾隆甲寅 恩榜余家大兒及兩猶子並得雋首題爲賢者識其大者二句兒輩聞藝皆自不慊意而極艷稱魁墨之佳麗按是科魁墨詞條富麗典高采烈之作累牘連篇實可接丙午戊申兩科之盛余既漏闕之乃曉兒輩曰爾等文固無足觀卽所刻魁墨亦尙是時路文字不足以爲法程憶吾鄉乾隆壬申科亦是此題閱墨不尙詞采專取過脈神理似尙高此科一層我

制義叢話卷八

士

知足知不足齋

少時讀陸圓沙此題文似蹊徑全不如此此篇各選本中皆有而爾等均未肄業及之已可赧顏試讀其文恐更不免汗流浹背也寄園寄所寄云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會試其寓都城峩眉寺予語道南曰參乎全章題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時已二月初六將進闈矣道南晚作比題文止三百餘字予爲評騰訖語之曰予二時未能收束作知篇不能與兄再作西門也及至小寓同坐炕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參乎章文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玉注目多時予諱之曰君欲抄其文耶何閱之久也旣入闈果遇此題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綽年房內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語禹玉已得復失聞其落卷卽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卽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重複鄰房李公云旣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爲

爲拈鬚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天運存焉喜以文請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爲戒

孟瓶菴師曰長洲尤展成個以驚才絕艷之筆率多游戲爲文其所作臨去秋波時義雖流播禁中實不可以訓世所傳誦各篇多以側艷見長亦是別調不得謂之正宗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篇只還他序事之體而奇情壯采實足以推倒二世豪傑門拓萬古心胸當是西堂全集中第一篇文字不僅爲制義絕唱也如中後四比云惟五人可兼千百人故禹作司空而垂屬焉契作司徒而夷夔屬焉皋陶作士而龍屬焉罔不集羣策爲舜輔是以稷契爲堯弟堯不得而臣益皋陶爲禹相禹不得而友悉以五人歸之舜有雖欲少一人不能當其時府事聿修而或司水火或司金卒或司土穀則治理所由康也惟五人不異一二人故禹治河而

制義叢話卷八

上

知足知不足篇

稷贊之禹出師而益贊之禹昌言而皋陶贊之罔不掬一心爲舜彌是以檇杌爲禹父比之三凶渾沌窮奇爲稷契猶祖列於四罪獨以五人私之詩有雖欲多一人不能迨其後虞書旣成而或者禹謨或著皋謨或著益稷則治績所由奏也所異者後世之臣不過卿相而舜之罔皆帝王之器禹及身而王契十三傳而王稷十五傳而王益皋陶淺王而後不失爲通侯天地生才若合數代天乎爲一代天子之位所異者後世之臣多由他族而舜之臣皆一姓之宗禹與舜同祖昌意皋陶與舜同祖顓瑱稷契與舜同祖軒轅益雖賜姓虞而系本出於姬氏祖宗生才若養數世子孫俱一世子孫之用此種文字自非才子不能爲乃選本有嫁名爲沈以曦而莫知辨正者良可笑矣

檀吉兩曰尤戾或先生士見危致命題起比云朝廷廉恥之風半

銷於肉食故逢掖之意氣直駕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優游
養望則當年草廬歌嘯何取側弁而哦忠孝之經草野游俠之行
或成於笑談豈庠序之風流不如閭巷使處傾側擾攘之際而隱
忍偷生則他日史冊譏評安能俎豆而入名賢之傳重按士字一
層乃尊題首之法先生跌宕於文史極矣而猶謹於文律如此後
人則一筆畧過矣此二比時常諷誦之可以化儉音而躋雅昶吳
下學者以此調比於慢整衣冠云

陳良民嚴曰子謂仲弓一章斷無聖賢當面駢角其子而忍於犁
牛其父之理故朱子獨曰此論仲弓爾非與仲弓言也蔡虛齋曰
夫子當時原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故康熙中許時菴作此題文云
天地之生材不拘於世系故富貴不皆賢嗣而貧賤反多閒出之
英聖賢之自命不問乎流俗故君相豈必知心而神明自有不爽

制義叢話卷八

三

知足知不足齋

之鑿仇滄柱謂本題不露正旨作文全用喻言是也以此坊民猶
有執父之詩文名爲老犁牛篇者夫父自名其篇以媚其華貴之
子父可知矣子以父自名老犁牛之篇而遍走長安曾不自省尙
可爲有人心乎宜造物戮辱之有不忍言者由是觀之學者臨文
一句一字心應從天理人倫中慎重而出不然言者心聲也識者
進而考其衷矣

俞桐川曰國初自己丑以來返樸還淳至於庚辰名家林立然
尙標新領異出奇制勝獨張爾成永祺力迫正嘉歸於醇雅五十
年來文體不致潰裂則爾成之力爲多矣

又曰沈憲吉

受祺

與錢吉士其選同文錄吉士將死以其稿授憲

吉及昌晚村徵先代文憲吉授以吉士稿及已文晚村並錄而傳
之二公傳先代文而卽以自傳憲吉傳吉士之文而已文亦賴以

傳然憲吉不深於文亦不能傳人之文今讀其稿其旨精其法嚴與吉士相敵宜其與吉士並傳也

前人謂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紀載學者固不得以此論閔子之孝然世閒後母之不慈者固多而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記得溫寶忠母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爲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次這邊新婦保婢唆教自立馬頭起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于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耳

國初程扶楚

定鼎

孝哉閔子

竊節文講下云今天下之人子孰不曲恕於父母也顧亦有不曲恕於父母者日以異母故夫有異母而子即以爲異吾母異母之

制義叢話卷八

十四

知足知不足齋

色笑不如吾母之譴謫也異母之譴謫不如吾母之怒杖也子以爲異吾母母亦以爲異吾子母以爲異父父亦行將自異矣受母之咎因而獲父之咎昆弟見父母之不愛亦不克恭厥兄矣若異母咎之父獨憐之昆弟見父之致愛益與母陰圖之恐後矣若爲子者幾微未免於悻恚不敢怫母而竊議昆弟昆弟怒母亦怒家有訟言外人不諳纖悉則概以爲不孝矣幸哉閔子騫也孝乎父以及父母不能以微譖乎父母安之而宗黨以爲善全異母昆弟閒也家與宗黨而如一矣夫宗黨有偏吾閔子者亦有偏於閔子之母及昆弟者今則交譽之矣詎德怨之可得而分哉孝乎父以及父母以爲前子不異吾子友于昆弟以孝於母昆弟以爲吾之孝不逮兄之孝父母樂之而鄉閭以爲善事異母昆弟閒也家與鄉閭而從同矣夫鄉

間有慮傷閔子之孝者有慮傷母及昆弟之慈與友者今則咸離之矣詎愛憎之或得而殊哉評者云淋漓痛快將世閒翁媪兒女姻黨鄉鄰瑣曲情狀一一畫出合傷心人讀之聲泪俱盡能細心體貼力行又富快然得箇養身立命處此裨益世閒孝子悌弟不小莫輕輕作時文念過也

費筠浦

傳

曰 國朝四大家以詩雄者惟施愚山

聞章

有時藝世

傳朱竹垞不知時文爲人短視有以時文謁者輒睨而置之愚山則工時文父母其順篇尤爲當時傳誦

蔡芳三曰高谷文

解

年十四五時酷嗜周秦諸子爲文便沉深刻

摯旣而思益銳筆益堅精意結盤自成輪囷離奇之况又聞谷文館呂城時一藝未就夜騎驢走郊外仰天構思比曉則已過丹陽四十里矣其出之艱苦如此

制義叢話卷八

五

知足知不足齋

王己山曰幼時聞老輩述陳石書先生言主司閱其前藝尙未之奇至孟藝以不忍人之心二句文起比云忍人積強不忍人積弱忍人善信不忍人善疑等句擊節驚爲獨創覆闔遂魁其房可見作文易於語言安得使人豁目

林暢園師曰顏修來

光敏

素不解看時文所爲文皆苦心經營得

自創造不從誦讀來齊戰疾三字各有一篇皆膾炙人口而戰字後二比尤高唱入雲足覘實學真氣文云天道有舒而無慘古今來已不勝生齒之繁故五帝鴻功皆濟乎萬世而不能垂衣裳以葢版泉涿鹿之師則天爲之也對比云人情有合而無睽天壤間幾無容尊俎之地故三王烈祖皆拜颺於一堂而不能保子孫無南巢牧野之事則人爲之也此等大心思大議論讀之無有不擊節者惜入後其勢漸平不獲與湯潛菴天下柳邪與正二比並

論耳

徐健菴乾學曰學而首章必以首節為重彭燕人賓破承云學無

所不宜聖人反覆而歎明之也夫悅樂不愠而成為君子學亦至

矣夫子若曰吾以告天下之學者固有此境耳翁鐵菴叔元破承

云聚天下自得之境於學故學焉而不容已也夫悅也樂也不愠

也此盡乎自得之境也然而不學者不知也故君子亦終於於學

焉耳鐵菴文又云吾觀天下有游心物外者亦能悅樂放達自恣

者亦能不愠然皆有所倚焉無所倚則傷之者至矣孰如吾學之

優游涵泳不期然而然者乎稱心而談尤為浩浩落落獨據其中

之所得也

李文貞公曰知者樂水章是論知仁之德不是論知仁之人從來

作文者多草草了事惟壇長作體認分明按徐壇長名用錫宿

制義叢話卷八

六

知足知不足齋

遷人安溪入室弟子作知者樂水節文中幅云今夫動靜者山水

之質也而樂水樂山者體之雖動靜本屬相因而名順其本然者

以自遠則心無累而道不窮心有主而性常定者於是乎在矣今

天樂壽者動靜之符也而動者靜者徵焉雖樂壽不必不兼而各

如其自然者以為應則精義入神而天機自發至德既固而純氣

彌凝者於是乎在矣此於動靜樂壽只用直接以山水義蘊已足

於前兩比也亦緣大注將知仁本義都於樂水樂山內寫足下動

靜樂壽體效對舉更不費辭此文即體此立格王已山曰或疑此

文似重發首截不合體要者此無論尋行數墨抑亦不善讀注矣

彭南昉侍講定求為康熙丙辰會狀次年丁巳即典順天鄉試文

望甲於南中其座主李坦園相公嘗拈其文句以詢徐健菴乾學

曰虛而恃其有餘不若實而勉其不足此似前明名家制義語忘

卻何人何題健菴輒然曰此吾鄉彭訪源蓋有不知而作文小講中句也旋詢之韓文懿公亦然李文貞公聞之曰此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也一時傳爲佳話

程春廬

同文

嘗語余曰今人作季文子三思節文或專就論思言

或以爲惜季文子皆非也此直是刺文子耳魯政之逮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爲三思者皆爲培植家門弁髦公室之計故夫子微詞以刺之惜無人專就此意爲文以存其實也余曰記得康熙中陳介眉錫嘏有此文痛快淋漓似與尊指脗合俟尋得當共爲欣賞耳茲於嶺雲編中錄出惜春廬墓有宿草不能並几而談也其詞云夫文子之忠於魯者思爲之而其不忠於魯者三思爲之也再之一言固以定思者定其人歟且古今之臣品有二志在社稷者忠也志在身家者奸也若春秋之賢者多參忠與好用之彼其

制義叢話卷八

七

知是知不足齋

小心疑密未嘗非出於社稷之謀而不能不兼爲身家之計故或諒其忠或指其奸其論若未有定焉若三思後行之季文子亦至是而可定矣夫文子之仕魯也國人望之鄰國稱之以其忠耳嗚呼文子果可爲忠臣乎哉不討賊不出奔不致死其志君也不視朔不言初稅畝不言作邱甲不言其竊位也諸郟之城強魯也以強已邑歸父之逐報公子也以報已怨齊侯之賂定公也以定已位晉人之盟備齊也以備已討其營身自便而假公事以濟其私也故論者謂魯之弱三家爲之而季氏之罪浮於孟叔三家之逼季氏首之而行父之罪不下武悼平桓也此孰非其思之不忠致之哉然則文子之思不足爲大忠將爲大好耶是又不足服文子也夫文子之蒙議於世者特以季氏之家耳逐公者季之孫立孤者季之父周旋三世以來非無念及子孫之事而咎其謀於首階

則亦非抑文子之見議於天下者多以仲之弒耳季新秉政則不能爲季友惡未成君則不能爲惠伯執政廿年以內非無不忘富貴之心而甚其惡於黨逆則不受蓋行父明智人也宣成再相而國無動搖其思未嘗非有功於君也持積思所致一念爲其君復一念爲其身則君父之謀多爲己之恩怨所掩而心迹旣著雖有一二猶豫之智適以爲疑使再度而以義斷焉孟蔑之勤穆叔之恪豈是過哉行父謹畏人也齊晉日逼而歲無加兵其思未嘗非有造於魯也特過思所致本念及於魯復轉念及於季則宗社之計半爲家之利害所搖而形勢旣成雖有終身華國之風終爲可議使再審而以理制焉宣叔之怒匠慶之譏何自來哉仇滄柱評云以出入忠佞之閒爲文子一生定案非融會全部左國不能洞達情事如此

制義叢話卷八

六

知是知不足齋

山陰胡稚威

天游

雍正己酉浙江副榜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

博極羣書才情橫厲詩文奇崛古奧多僻典異字讀者猝不能曉制義世不經見余搜得餘映錄一冊凡五十餘篇中有質諸鬼神而無疑一作一千四百餘言陸離光怪如讀蚺屨禹碑又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一作僅二百言慷慨指畫足以規其才畧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中二比一云樂之精與禮配一云律之數與易準其論甚精能發明微奧其十二歲所作卒之東郭墻閒一藝已極奇肆十三歲所作疾一字題文有云疾之文從乎矢來無向而中人甚疾疾之事甚乎病動屢變而其傷實多中閒形氣食色二比制論尤精蓋自少時卽不肯作一庸語也按前明姜士昌作鳳兮鳳兮一句文姜雲龍作母字一字文皆十二歲我朝京江張文貞公有益者與題文亦十二歲所作

福州梁章鉅撰

四勿齋隨筆云乾隆二十四年奉

上諭有明決科之文流派不皆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爲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國朝人文蔚興前如熊伯龍後如李光地輩並根據理要而體裁自見閱整至若張照等之步趨李光地亦知彷彿先民矩矱等因欽此謹按安溪李文貞公相業爲我朝之冠其制義亦是我朝領袖已奉

宸褒士林無復異議蓋公文九氣渾穆名理湛深直可度越漢陽黃岡長洲諸公何況餘子即如邦君之妻節文云自其稱於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威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

制義叢話卷九

一 知不足齋

通其謙也諸侯逆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謹女節而後成其貴也自其稱於邦國者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爲君讓則爲夫人讓也春秋之法其生也則書夫人蓋臣子之恆言是邦人自稱之之辭也其葬也則書小君蓋列國之來會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無異焉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猶是也在君則嚴於宗廟之主率國人以尊其配是以天下濟而光明在夫人則守乎宮闈之誼示國人以不敢耦君是以月幾望而大吉自記云三段俱斷以春秋之法王荆舒所謂斷爛朝報者枉讀一世書耳方望溪謂自有此文便覺前此名作不過時文家數用此見立言貴自樹立雖制義亦然也俞桐川曰李厚菴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經史性理天文兵法皆默

識其理而實可見諸行事帖括其緒餘然亦有過人者世人爲文探今之華襲古之意斯已至矣先生更熟於語錄使孔曾孟周程張朱千古印證不爽蓋不作帖括觀也先生稿未嘗行世予於白下張子照入處得而錄之初讀不見可喜久乃愈旨蓋先生之學問文章俱在管窺蠡測之外矣

何義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一章只此二句是正面文字餘皆推波助瀾申明此節而已李安溪先生此節制義有云情心以問下民下無不達之隱推恩以保四海衆無不遂之生似此文章言語與政相符真讀書人自有懷抱與衆不同也張陽菴曰國初制義以安溪望溪二先生爲極則安溪有舜發於畎畝二節文於天人相與之際說得極精采又爲安溪集中出格之文後二比云不特近世功名之徒窮而自奮而帝王王佐之

制義叢話卷九

二二 知是知不足齋

才亦若假虛於冥默者以是知天命之性墮於氣之中雖上智亦必變動而光明不特叔季遭遇之難士多側陋而唐虞殷周之盛亦有播棄於幽遐者以是知大業之起生於藏器之深雖明時亦以連難而啟聖此等文使抑塞磊落者讀之心虛怵惕猶覺洪音琅琅響齒牙閉也

又曰故龍子曰節似爲甘食悅色而又自暴自棄者說法故由足之屢引到口之所著耳目之所好於易牙之於味尤反覆詳言之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著我於芻豢則知悅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偏於理義獨不知好曰我無此作聖之才有是理乎李安溪先生於此題有文二篇其一以聖人凡人形性皆一小體之類既同豈有大體不同人心之所同然同於聖人則性善可知其二卻以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兩句爲大關鍵言犬馬

不特性與人殊氣質亦與人殊沐猴被以衣冠則裂而去之西施
毛嬙人景之屬目魚鳥見之遠引響海鳥以太牢鐘鼓則瞑眩悲
憂不食而死如是而曰心之然否不與人同宜也氣質陷之也人
則不特性與聖人同卽氣質亦與聖人同易牙聖於味師曠聖於
音我得而食之聽之聖人聖於義理我獨趨而避之不過自暴自
棄豈其性與人殊哉議論透闢之極因節錄之以見看書須超其
象外乃得之環中不必株守一說也按安溪原文與此不同其大
意則倣於莊子楊萐先生以莊子之說疏通之耳

朱梅崖曰李文貞公嘗論顏淵季路侍章將聖賢相隔分量分爲
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分別
耳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能到無伐
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矣 按文貞此章文云天地
無心以生物爲心至於一物而各具一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見
矣聖人無情以生人爲情至於一人而各得一聖人之情則聖人
之情亦見矣是故無憾無伐無施也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
之懷之也全天理而順之者也數言之閒氣象見焉前所云云卽
此篇自跋語也

又曰李厚菴先生髫年丁亂世匿跡窮山只帶一部十三經注疏
日夕研究其意欲自比於許白雲金仁山之流後來遭遇其成就
乃在真西山許魯齋之上此則初心所不料也其歲寒然後知松
栢句文乃其自述抱負然只是向裏說畧不張皇知字破題云聖
人思守道者而託物以喻意焉已見大旨中比云松栢於是時非
能獨榮也不彫焉而已枯苑隨化而堅貞可久則若見其常榮焉

如松栢之有心古所以喻獨行守禮之士者其以此夫且松栢之
闢歲亦非不彫也後彫焉而已舊璋未謝而孫枝已繼則若不見
其彫焉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古所以喻守先待後之人者其
以此夫按鄭康成箋以承爲相承無衰落朱子疏通之曰松栢
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將落新葉已生繼承相接續而已此與中說
立命所謂續而不墜謂之繼時者義正相協此文以易剝上九及
孟子守先待後語作注脚而筆筆中鋒遂爲此題第一文字
又曰君子遠庖廚一語仁之至義之盡也厚菴先生文云天地之
心無息不流以日月所至爲榮枯人心之量無所不周以耳目所
及爲先後見未見之情義盡於此矣

何兩崖

飛鳳

李文貞公稿題辭云公文不當以時文論吾家二山

弟於今時文百不一當意語及公卽慙伏又與其亡友彭晉函約

制義叢話卷九

四

知足知不足齋

種種文境習可掃獨榕村不可掃宜隱用其義法而顯化其面目
是言也乃李氏座下客之矻石而凡苦其質木望而避去者真可
一掃之矣

又曰凡文須將題做死乃可傳所謂做死者一題恰受此一
字前人說不著後人襲不來則題之精氣盡而不曾死矣李安溪
理題方樸山小題庶足當此

李文貞公嘗語人曰某向作學而時習之文有某友爲塗乙數次
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復問某友云尙有
宜改處否友曰似宜拈出性字蓋由時習而說而朋來而樂凡學
之事皆是如此必提出性字方是吾儒之學故朱注曰人性皆善
又曰以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
著落矣如此議論實爲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何由得聞此義乎

四勿齋隨筆曰李文貞公知兵又好講學酷似王陽明先生其團
結鄉勇抗耿逆以此受知潯躋卿相亦與陽明相似所不同者篤
信朱子耳公中康熙庚戌進士前此時文陋劣油滑相尙可不學
而能京師無名子有繪八股圖者作替者八人或題詩或作字或
鑿賞古玩或品評法書名畫與調琴弈棋言作八股猶此八替者
無知妄作也朝論恥之遂廢八股以論策取士是康熙癸卯甲辰
丙午丁未鄉會試也至己酉以士人漸知實學復制義庚戌會試
人才特盛如徐乾學陸稼書仇兆鰲趙申喬張鵬鵠徐元夢張伯
行邵嗣堯王掞李振裕皆卓然爲名臣文科癸丑韓文懿公遂冠
南宮文運大興迄於今彌振矣

蔡芳三曰海內論文家羣推安溪爲成宏正宗不知安溪於宋五
子書搜擇融浹而又能自在流出故卓然稱大家彼不善學者舍
本趨末專以枯荖爲成宏成宏果如是哉蔣廉州篁亭幼讀宋儒

制義叢話卷九

五

知不足齋

書嗜如日用飲食既得安溪先生指授屏跡貯書樓三十年凝神
養氣靜如木雞不必規矩刻畫安溪而神動天隨理脈脗合試雜
諸榕卍藏稿中有莫能辨其同異者已聞廉州年十二時應童子
試學使者猗氏邵公閱其文驚異之曰他日必以文章名世以其
辭達理舉如我同年友安溪李公也後果得安溪正傳此見前輩
知人之哲

潘陽范忠貞公

承諒

總督吾閩殉耿逆之難大節與常山文山諸

公比烈而制義亦精詣入神極似李文貞公如子欲無言一章題
云今天言也者聖人所以明道也顧耳目之前何者非道所見端
之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言固不能盡不言固不能隱也二
三子蓋徒以言觀夫子矣子曰夫道而必於言乎本爲道而有言

豈以言而遠道二三子而不於予求道也者雖言非顯也二三子而於予求道也者雖無言非藏也予殆欲無言矣乎斯言也子蓋慮小子之徒述其言而不能因言見道也乃子真遂疑夫子之不言何述是終不能會迫於無言也子曰所謂無言者正以道無待言耳今夫天則何言哉天載固無聲也天命自不已也仰而觀之四時受氣於天者也寒往暑來夫有行焉者矣俯而觀之百物受形於天者也羣分類聚夫有生焉者矣無時而不然無物而不有天命固不已也天載自無聲也天何言哉而謂道必以言顯哉此子所以欲無言哉吁使子貢而有見於無言之皆道則於予之言必不徒以言盡矣似此潔淨精微雖成宏正嘉名手無以尚之我朝文運初開瀋陽風氣尙樸而公所詣已如此信乎名賢之不可測也

制義叢話卷九

六 知不足齋

武定李文襄公

之考

有武功王漁洋先生稱其忠勇智三者兼備

而不知其作制義亦具大識力爲諸生時百姓有過二句文爲錢清溪先生所激賞按舊說百姓有過只如萬方有罪之例不知武之洵河誓師與湯之稱天罪已不同此題目應從泰誓蔡傳引廣韵云過責也謂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云云况未注於此處不另作解亦謂商書原有解耳公文獨能將泰誓三篇詞意貫入篇中毅然而變時說意義深厚詞采精卓固知命世奇才非偶然也破承題云攷周王受過於百姓之辭而知周之所以王也夫惟百姓之怨紂者深故其歸過於武王者切然則洵河之誓武又烏能已乎中比云受之罪莫大於黎老之播棄而正其播棄之罪者不能不責夫一人也商先王養士以來幣聘者有人夢卜者有人亦曰賢士大夫吾尊顯之凡以加惠於萬方百姓耳而今且剝

喪賊虐之無已也元其何所託命乎觀夫歷數遞傳不敢忽於
帝臣之簡在則知繼其後者不得任獨夫之屏棄以謝我嘉師也
已受之罪又莫大乎罪人之暱比而正其暱比之罪者不能不望
我一人也商先王定制以來風愆之有箴官刑之有儆亦曰僉王
之流吾擯斥之庶無貽害於羣黎百姓耳而今乃遁逃淵藪之自
若也蚩蚩其何以自安乎觀於先朝受命惟致儆於有罪之不赦
則知紹其統者不得聽戎商之崇長以累我蒼生也已徐存菴曰
書詞上文原就湯說故可拈商先王作據也公之制義他無所見
惟此一篇存嶺雲編因亟登之

桐城張文端公夙康熙癸卯鄉墨最爲人所傳誦然仲尼祖述堯
舜一節中間分疏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比字字精實選者讀
者無不注意於此而不知其驪珠獨探虛實在八手及去路也起
制義叢話卷九

七

仲尼制不足齋

講云且道在天下固無往而不寓矣若夫綜其成以爲功者則不
得不推立極之一人故隆舉其大端而已得其全量凡廣言之爲
至誠天地虛擬之爲聖人君子者皆可以仲尼之一身備之起比
云道非自仲尼而始必有其創垂者故仲尼之學不可窺所可窺
者在帝王相傳之要道惟賴仲尼而立尤必有其範圍者故仲尼
之學不可見所可見者在高深協贊之中結比云若此者道在一
人而邇之古帝以正其傳考之今王以觀其備仲尼所以曠今古
而立隆抑道在一身而崇而效之與於穆同其功卑而法之與奠
麗同其體仲尼所以等崇卑而合撰如此則題旨既明題蘊復透
看似平易實則精深方是老手不可及處

張惕菴曰桐城張文端公愛之能勿勞乎二句文云優容而家有
象賢賡歌而朝無闕政此亦天下不能數觀之遇初不欲爲人父

爲人臣者慕此名也世之令子賢君未必盡成於天性亦所遇之多淑耳誰非用此愛與忠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教不先而子克家臣非直而君明聖此亦天下至不可倖之事更不欲爲人子爲人君者受此名也世之慈父忠臣豈求遽諒乎其隱亦其心不可解耳誰其受此勞與誨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方望溪評云此二比仁義之言藹如鄙淺之夫不能作亦並不能讀此所謂公誠之心形於楮墨豈小書生描頭畫角者所能 按公誠之心溢於翰墨豈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陳壽上諸葛丞相故事表文也文端公賢相故望溪摘此二語讚之讀此知作文評文莫看作容易

仇滄柱

北齋

曰君子而時中句須分兩層看章句有君子之德以

平時戒謹恐懼存養於未事者言之也而又隨時以處中以每事

制義叢話卷九

八

知是知不足齋

詳審精察致慎於臨時者言之也時中亦有兩意如一日之間每應一事各隨時以處中一義也亦有同一事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又爲中亦必隨時以處中又一義也張文端公文云天下必無不君子而中庸者亦必無君子而卽能中庸者已將題中而字醒出中兩比云識高萬物之上則其審時者精蓋中不可豫定也有一時卽有一中昔之所是而後或以爲非矣前之所否而今或以爲可矣君子澄心平氣所兢兢於夙夜者既自立於清明廣大之途而時至事起復以甯靜之衷度之與時而偕行非擬時而求肖也吾服其研幾之裕矣力貫萬事之中則其趨時者捷蓋中不可姑待也時至而中與俱至時往而中與俱往使將迎於未然則先時而躁矣使遲疑於旣然則後時而緩矣君子主敬存誠所凜凜乎操存者既自處於堅強貞固之地而物來順應更以化裁

之道出之中卽時所因之理而時卽中所乘之機也吾尤服其涵
養之純矣題蘊畢該而彌亮大猷已在箇中此豈可以尋常文字
讀之

孟瓶菴師曰高華矜貴之文非金華殿中人不能道其隻字聞國
初長洲宋文恪公德宜考諸三王而不繆二句文結比云禮樂定

本朝之尙而梓材丹雘嚴若禹飭文武相聚而成惇大之觀聰明
作元后之符而久大親功更合上清下甯同體而宏參贊之事此
係公順治乙酉科闈藝初出闈其師卽決其必售且指此數語卜
其他日定躋台鼎時吳江金文通公之後爲總裁闈中亦極賞此
數語謂他日當傳我衣鉢也

徐存菴曰老者安之三句題洪武丁卯程文及正統戊辰劉叔溫
先生珣俱各說得出天地氣象然尙樸畧無文崇禎閉墨義去疑

制義叢話卷九

九

知足知不足

九一諸公各有所長俱未全體純粹惟受先墨足稱應制鴻文至
於房行中文字求其與聖人分際不失尺寸者陶石簣之後則陳
午亭而已按澤州陳文貞公廷敬午亭文編風行海內其制義

不多見徐存菴所言指其順治戊戌科會墨也承題云夫老者朋
友少者人之盡也安之信之懷之各思其所以然之故則得聖人
之志矣要言不煩而題蘊已盡中幅云瞻觀天下胡爲乎得所者
之不多見哉或亦天地之氣之薄也而天地不任其咎也生人之
理本乎天而賴人以成其務故理有克盡非於天有所加理之不
盡卽於天有所損矣觀茲高下散殊其能無意哉或亦帝王之職
未全也而帝王不專其咎也因人之事操於王者而亦人事有其
權故事之克詳固於王者有所承事之不詳宜於王者有所補矣
念昔唐虞三代其能愬然哉此等見解議論固非變理陰陽人不

能也

四勿齋隨筆云子在川上曰節注末云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此卽正注欲學者時時省察意亦卽程注是以君子法之意前明作者只顧發揮程注與道爲體四字而遺卻勉人正旨惟我朝崑山葉文敏公方論文全就學者體道之功指點親切如云逝者川也所以逝者道也川無時不與道爲體而日若吹止之恆人無時不與道爲用而反昧日強之業自是此題真詮後比形至而氣必至氣至而理必至爲不舍二字搜根亦是精理名言

長洲韓文懿公字慕廬人多不解其義惟俞桐川以意揣之曰文有骨幹有風神無風神則怒張無骨幹則靡弱藏骨幹於風神唐宋以來廬陵歐陽公一人而已我朝惟韓慕廬先生以超世絕

制義叢話卷九

十

知是知不足齋

俗之才起衰式靡其文直追廬陵孤潔澹漠而出之以和易蓋人似其文廬陵亦然非特慕其文且慕其人先生其卽今日之廬陵乎

俞桐川謂韓慕廬先生所謂平天下元壘熟在人口而孟武伯問子路章文當是場前擬元之作張暢菴謂俞評極是何以見是場前擬作蓋字字磨洗卻只一氣呵成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候能文家到將中時定有此等境界大開大合亦與平天下節元壘一樣手筆按此文中二比云蓋仁之取數至多卽一念之足相及可託之不窮一事之足爲功亦賴之甚溥而況三子者挾有爲之具乘得爲之時亦可以靜一國於兵車會盟之閒使必以不可知者絕之於仁則空疎無據之學反得託其從容諷議之習以相高而世遂無以收儒者之實效矣然仁之爲道甚遠卽功蓋天下

而未愜一心之安名足千古而可指一時之隙假使有於三子者決有爲之具乘得爲之時當更可以措一世於兵農禮樂之大而遂以其可使者信之於仁則道德精微之地皆得挾其功業文章之餘以相蒙而世亦無以見吾儒之實學矣按此張評所謂大開六合也然翁張俱是論文而不知其析理甚精落墨甚大能使聖人觀人用人之義蘊畢該此所以爲大家之文不當僅以尋行數墨了之

李雨村淡墨錄云自明末制義之衰至我朝韓慕廬先生而翁然一變淡滑之習康熙十二年癸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會榜揭

後

上宜取韓茨硃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卽授編脩是年冬十一月後召炎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傳諭悉皇平日窩稿遂以刻木

制義叢話卷九

十一

知是知不足

五十篇進召至宏德殿命講大學畢問平日所作尙多時

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聞尙有三十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共三篇卽鄉試墨卷也

張惕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則字心無繫累樂行憂違並無一毫意必固我也若云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則語旣涉爲義反淺韓慕廬文並無經綸展布及泉石優游字面只云任人事推遷祇如性分之素參神明之變不爭氣數之權人多不解其何以不實發行藏正而惟方望溪先生云實踐便非此題神理

四勿齋隨筆云國朝制義自以韓慕廬宗伯爲第一世方望

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余謂宗伯以時文古文合爲一

手望溪所不逮也聞雍正初雲南督學蔡嵩上海人康熙奏陳時

文以黃淳耀爲宗請刊示士子

上曰朕殊不以為然復奏請以唐順之易之而添入 本朝熊伯龍韓葵二人

上曰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古人已往後人尚有偏私之論何況本朝人物邱汝白為之猶可不便批定也謹按乾隆十七年二月奉

諭旨故禮部尙書韓葵種學積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為藝林楷則從來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諡爭議 奏準諡文懿蓋宗伯以文字受知如此自易名之典定得不推為 昭代第一人乎

游彤白光釋曰康熙中有筆帖武胡里者奉

旨特往從韓慕廬先生學為文先生為精選前明程墨百篇授之正變源流一一闡發惜此選本今未之見嘉慶間先生之元孫家

制義叢語卷九

七

知不足齋

袁輯先生少作及入泮文字十餘首梓行亦世所罕見如萊竹猗倚可使制梃因將朝也各小題皆是濬發後學之心思不可廢也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長洲韓文懿公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為博士弟子員時以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入學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縣童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文以為不通貼於昭牆不錄時海寇作亂公家居婁門為駐防屯兵所據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適崑山徐健菴尚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之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三元音也次早即延見引入都樓側中北閣鄉榜遂以會狀連捷可謂千古知已矣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骨鯁敢言事蹟寒松堂集中奏議具見知人

之明措事之當事上之誠無一不出於天性嘗見制義選本公所
撰法語之言三句題文汪堯峯評云直方大如先生之爲人起此
云如藥石之苦口其劑量損益皆有成理可憑欲人嘗之以已疾
而非芻豢肥甘僅以適己如著蔡之告繇其善敗倚伏皆有後事
可驗欲人視之以趨吉而非滑稽曼衍聊以解嘲中比云舉丹書
之銘必曰吾且怠勝而不主敬誦無逸之訓必曰吾欲諺誕而不
爲勤雖憚人亦不敢者何也名義所關不難以束其血氣特恐其
屈之非真屈也真屈則伸矣語以圖易思艱而曰吾樂江湖之濱
語以慎終如始而曰吾甘醜毒之懷雖愚人亦不爲者何也利害
所迫亦可暫醒其昏迷特恐其悟之非真悟也真悟則覺矣張惕
菴曰如此簡切開朗犁然有當於人心所謂言有物行有恆也亦
真能知公者矣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俞桐川曰一代之興必有文章之士經術理學傳其家以華其國
蓋故國世家相爲表裏漢有扶風宋有眉山亦越有明倫氏父子
相繼而冠南官李氏兄弟同榜而魁多士是皆黼黻治平名聞海
內我 朝甫定江南文運丕振張公遜先生以風度典則首薦賢
書而禮存素存惕存相繼而起由于子及孫於是天下論制義正宗
者必推京江而切實正大爾雅溫醇則素存先生文尤著夫文人
少蓬造物屈才獨至京江若有取之不竭者前後重光伯仲繼美
而素存先生且夾輔 盛朝平章天下蓋文與福兼其遭遇又在
古人之上矣

林暢園師曰京江張文貞公文最膾炙人口者不患無位一節題
末比云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評
者以爲隱然一狀元宰相影子固也然不君子適衛章末比云天

下大利必歸農故富始耕桑而次工賈天下禮治行於貴故教先公族而後庶民權輕重以布之一國之中皆其無憾於君師者矣而尚疑王道之寡效哉什一者先王不敝之法故君之富亦藏於民孝弟者斯民天性之同故家之教可通於國準人情而導之一國之中皆其服習於仁義者矣而尚疑儒術之迂踈哉此純儒氣象經國規模兼而有之當爲京江集中第一篇文字也

鄭蘇年師曰張素存先生如得其情二句文末二比云喜心生於任法任法則以苛察沽直聲而民命其緩焉者也其人每當綜覈之朝得倖全其爵祿哀矜生於愛物愛物則以寬大培國脈而民命其急焉者也其人雖無過人之譽常食報於子孫仁人之言可當官箴讀也

石鼓齋雜錄云順治丁酉科場大獄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

制義叢話卷九

十四

知足知不足語

侗湯傳楹高才不第乃隱姓名爲沈白楊雲樞寫主考何其盡態極妍三鼎甲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科臣陰應節糾參 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銀鐙下獄吳漢槎木知名士戰慄至不能握筆審無情弊流向陽堡惟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從容抒寫而出公輔器度固自不凡也

睢州湯文正公見善如不及全章文後二比云天地抑邪與正之心雖昏亂而不能盡泯故生民之秀時出之以特風教之衰若夫天民大人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必先有一代之事功數百年之平治而後生是人焉以會之雖彼蒼亦有不容輕假者矣聖賢側身脩行之道苟願學而皆有可循故自好之儒常慨然以爲吾身之任若夫可潛可見運造化而生於心者非詩書所能啟牖師友所能輔成而常無所挾焉以造之則人力固有不能強齊者矣方望

溪先生評此文云俯仰古今深究天人之理落落浩浩而題中義蘊包舉無遺平生志事於斯可見余謂公爲我朝人物第一流此文亦當爲制義第一篇記得陳厚甫鍾麟言昔有士人夜行憩於樹間聞一人暗中對語其一曰君欲何往其一曰適將往某村辦事爲正氣所阻不得入奈何士人疑爲疫鬼因急行至某村偵之別無所覺惟聞一破屋中有朗誦湯公見善如不及章文後二比者反復數遍而未已因悟所謂正氣者即指此是年時疫流行遠近殆徧惟某朝無恙云然則此文可抵文山正氣歌矣

張惕菴曰湯潛菴先生君子不可小知二句文云受以才尤以識君子馭兼才於定識而經營一世之才愈藏經營四海之才愈顯受以識尤以心君子運通識於澄心而措置一物之識彌斂包舉萬物之識彌開則見有無不受以爲大矣功可受過譽可受謗獨

制義叢語卷九

五

知足知不足齋

信可受衆疑夫且問知乎而況以小隘之乎則又見有不受以爲大矣議不受名任不受功約束不受文法夫且問小乎而必以知概之乎通篇皆浩浩有得落落不羣此尤其警策處讀之如見朱子在雲谷精舍飲酒微酣吟諸葛公出師表陶徵君歸去來辭聲振林樾之概先生由潼關道以數缺引疾歸從孫鍾元徵君講學百泉山刻苦如庠序弟子人忘其四品大僚也會徵博學鴻詞蔚州魏公環溪詢人才於王阮亭阮亭曰他人薦人論文藝可矣公必須薦文學德行如湯斌者乃相稱魏公故諾先生由是入翰林敎應中外洊登九列學術政績爲海內所宗不知先生之得行其志由於環溪阮亭司馬公云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豈不信哉

孝感熊文端公於康熙初年首劾內大臣鼐拜輔政自專情狀鼐

拜伏辜因進講 宏德殿上進道德下道民隱無不竭盡表裏官
侍郎時又上萬言疏所敷陳者皆二帝三王之道深蒙

嘉納有顏淵問爲邦全章制義云且爲治而欲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爲萬世規使進不兼古人之所隆而退反蹈古人之所溺則曷
稱隆執哉與治同道罔不興當求其所至善旣成之功俾勿壞毋
征於所可安禮備樂明而復加以清心寡慾則治道已全於此矣
說在夫子之告顏淵也以彼備天德王道於躬脩已治人有倫而
有要故不復詳其條目而第舉百王不易之大端又生聖帝明王
之後人存政舉綱舉而目張而惟恐中於幾微墮萬世無弊之常
道其後二比云堯之命舜曰執中舜之命禹曰精一皆鄭重於幾
康之內而立綱陳紀反畧而不言以制度之非以懸虛擬也若生
敷朝之後而攬其全卽攬敷朝之全而綜其盛我敬天而義和授

制義叢語卷九

六

知足知不足齋

歷我行地而萊薛攻車戎俗以化民而弁師整冠后夔執籥帝
三而王四莫以加於此矣開明堂而治之無作聰明以亂舊章無
徂近功而輕王道卽治法以爲心法雖與聖同功可也泰之九三
曰平陂往復否之六四曰有命疇離祇反覆於倚伏之理而持盈
履盛已備乎其中以芽孽之必從極盛生耳若守敷聖之法而得
所師仍守敷聖之心而知所誠繼舊服而思儀狄之疎反商政而
惕風愆之制被繁露而撫薰絃則思書陳敬勝謨傲怠荒宣欲而
蔽聰莫以干其紀矣箴几杖以嚴之音或聽而忘倦有所不甘言
或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畏勿畏而休勿休雖與天無極可也按徐
健菴先生此題文以風格擅場此則程朱講筵之獻納諄諄懇懇
文肖其人名臣大儒鴻篇豈時文家所可同日語哉

林暢園師曰高安朱文端公載理學名臣壁立萬仞而所爲制義

乃如朱紘疏越泊稷移人古之人脩其天爵二句文允耐人吟諷想見名儒胸次江深九里海深十里也中後四比云古之時風俗厚而教化興黜仕赫奕之榮不紛於其念夙夜之所嚴者聿修厥德而已然修之愈深則求之愈急宣三德者有家敬六德者有邦備九德者惠疇而亮采人爵之高下無一不與天爵之等級相符說者謂此非明揚之事而陰騰維皇之事也則舉其重而輕者不能離也古之時選舉清而清議重揣摩弋獲之說不中於其心朝夕所考究者篤行不倦而已然行之益力則播之益速月吉而書其道藝歲終而考其賢能三歲而興其三物六行人爵之遲速無一不與天爵之初終相赴說者謂此非拜獻之心而吾儒正誼明道之心也則立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然而古人無容心也車服者國家之公器今必指媵修爲左券則詩書亦褻而不珍古人澄懷浩落方將託深旨於知希而理數不誣自赴之如影響是則古人無容諱也學問者平治之先資今必目衡泌爲高蹤儒術亦滯而無用古人託業詩書原亦備經綸於壇席而燁光所被卽披之以聲華方望溪評云日晶玉潔光燄萬丈豈虛譽哉

湘潭陳恪勤公

鵬年

以清操聞於

朝三黜三進不易其守其康

熙幸未會墨非其義也四句題後段云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而卽謂之吝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與之而不傷惠者乎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亦謂之矯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取之而不傷廉者乎蓋尹不於取與爭大小而但於取與爭道義一介之取與不爲大一介之道義則不爲小尹所爲視小如大也尹不於道義分多少而但於道義分是非一介之道義不爲多一介之非道非義則不爲少尹所爲視少如多也

禦溲風裁於茲可見聞康熙中

時巡江南致仕大學士張文端公進見

上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復問公爲人對曰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土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可謂深於知公者矣

新城王文簡公

土禎爲

本朝詩家領袖不以時文名余僅讀其

會墨兩首則名貴與其詩同如詩可以興七句文後結二比云蓋人惟不知詩之益係乎此耳誠知詩之益係乎此而深固可念淺亦可思卽由庚華黍或等於魯鼓薛鼓之無文而詠歎流連皆可通元音於六藝抑惟不知益之備存乎此耳誠知益之備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風寬柔恭儉者宜雅頌卽列國名卿時亦賦蟋蟀草蟲以見志而節情飭性更無殊在垌之四章又考諸三王而不綴

制義叢話卷九

六

知足知不足齋

二句文起講云力能創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爲定才足通氣數之變而必以兩大爲歸後結二比云夫監於有夏監於有殷古之人垂以爲訓焉而君子之不繆顧如此則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後合三統以成三重而知謨語不必相襲統以至人之學問而適見其同乾道資始地道代終古之人效以爲則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則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爲其隱君子爲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斲壇坫所以報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爲僭安閒古雅如此非湛深經學又精於時文之法者不能時人以公之詩爲愛好然則公之文何嘗不愛好乎

張清恪公

伯行

云漳浦蔡文勤公

世遠

以明經飭行倡於閩海之

間以振道南之緒時文亦見有作在祖祠則有課課其諸子弟者在東江則有課合清滄十邑之傑者而課之於芝山之麓也在

都門則有課奉

命分脩性理精義以其暇時構四書文也在榕村則有課侍安溪相國歸里相國之子弟奉爲師資而有作也在齋峯書院則有課海陽陳公以禮延致齋峯講學之餘課以制舉業也丁酉之冬合訂其前後稿屬余論定余謂言爲心聲文以載道道明則文益工世之欲學文勤之文者尙其以明道爲心躬行爲要肆力於古毋徒守章句之末則幾矣

劉大山

歲

曰余在禮闈時見蔡聞之試墨清淳之氣溢爲高古二

三場典瞻根據經生所不能道爾時驚且喜曰是何處徇儒衰哉其久服鹽車中者也榜發則聞之也聞之負理學文章之望沈心齋先生視聞學時嘗梓其古文以行世儀封張孝先先生以天下士目之與之講學齋峯脩先儒書五十餘種刊行天下今移撫江

制義叢話卷九

九

知足知不足齋

蘇猶神道諱諱以爲多士勵吾師安溪李先生又以學行特薦之朝聞之之名顧益著而學日以宏行日以脩世徒震於其名而不知其時文之工更可以起衰式弊有如斯也聞之年方二十餘論著盈篋笥顧不常爲時文所存不滿六十篇口健雄傑是其筆性而要歸則本之清淳在中秘時所構九爲識者所推服云

江陰楊文定公

名時

待文王而後興章文云其爲並聖人而興乎

當吾世而有聖人不必爲帝也爲王也仁義道德之旨先得此心此理之同人之所疑我篤信焉狂與狷皆可託布衣之位而樹爽輔之勳文誠在茲固其所毅然獨往者矣抑其爲代聖人而興乎去聖人之世而有我無論時近也居近也詩書禮樂之傳實關吾性吾命之故人之所謝我方任焉見與聞又可從私淑之餘而作後學之倡道苟未墜尤其所奮然特起者矣公與湯文正公德業

相仿此文境酷似文正公見善如不及章文皆千古不朽之業公
受業安深李文貞公之門當日自公退食師弟即以講德辨惑爲
事偶有獨見借題發之聞此文有文定自記與文貞評語頗與不
可猝曉今不可得見矣

張惕菴曰箏瓢陋巷不改其樂樂字須認得真好學是樂字之根
樂字正好學之實若云不是樂道亦不是樂貧胸中自有真樂是
求深而適淺矣楊文定真知道者也作此題文只據周子道書樂
道之說李文貞何義門皆深是之史記貧而樂原作貧而樂道也

按楊文定文云嗜慾之起其乘於形氣者也而天之所以命我
者不存焉回殆真知夫天之所命實有獨尊於萬物者而壘然獨
有樂於此方覺其探之不窮體之無盡有進而不已以復乎其量
而已矣庸知箏瓢陋巷之爲困也而入焉而改乎豐齋之途其遭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

於世境者也而我之所以自立者不存焉回殆真知夫我之所立
實有常伸於千古者而悠然深有樂於此方覺其無所息於百年
亦無容閒於終身有爲之不惜以要其成而已矣庸知箏瓢陋巷
之爲拂也而久焉而改乎李文貞評云人但見周濂溪使二程尋
樂處而伊川告鮮于侁又以所樂者非道言之故須於樂字說得
超妙豈知通書解釋顏子樂處注脚甚明人何以讀焉而弗察也
此中比便是見其大而忘其小樂字有實際卽不改有真根布阜
菽粟之文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矣

平湖陸清獻公初名龍其後易名隴其由進士舉博學鴻詞丁憂
不赴服闋補縣令時未議給養廉官所需率給於民公一介不取
茹脫粟飲菜羹妻以紡績佐之巡撫臬天顏大不喜劾罷之家居
七年爲魏敏果公薦起原官用卓異擢御史與大臣力爭捐納不

宣及道府復罷歸康熙三十六年奉

特旨直隸提督學政著李光地去江南通督學政著陸隴其去中
外駭服 九重知人之明而公已先數月卒至雍正二年始從祀
文廟 特贈內閣學士補諡清獻生平學行具見遺書其制義亦
可傳如達則兼善天下句云上而善夫君也不以富強誣吾君而
必以學術故權謀術數俱所弗進而誠意正心之理所以感格於
夙夜者必極其周則君心漸漬於正大而雜霸之習自此其日遠
矣下而善夫民也不以勢分臨吾民而必以性情故苟且因循俱
所弗事而正德厚生之方所以維持夫宇宙者無所不備則民心
自歸於蕩平而漶漓之俗自此其日移矣以此代聖賢立言所謂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鈕松泉曰陸稼書先生仁者雖告之曰全章題文以龍比夷齊苟

訓義叢話卷九

五 知是知不足齋

息召忽孔父也救俱指爲從井救人以翻駁本題而獨著眼一人
字大指謂君父之閒雖從井亦何可不救若泛而指之曰人則不
必然耳議論正大實足補傳注所未逮此文坊刻絕少偶從一友
案頭見之

徐存菴曰陸稼書先生有王天下有三重焉一節文自記曰先正
傳夏器作此題重王天下三字顧雪鴻作重有字張君一作特拈
重字看來還拈有字者爲是若止拈王天下只是制愚賤反古之
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是不驕
之君子

吳縣張文敏公照書法爲 昭代之冠實足上繼趙吳興董華亭

故易名之典亦得文敏不愧前後鼎足其制義會蒙

高廟鑒賞許其得李光地之傳而選家獨鮮及之其稿亦未得見

惟加我數年章文最傳誦於時其講下云吾之學易有年矣易有不易之道成能設位所以示其經易有變易之道參伍錯綜所以神其用惟學之不已則知夫八卦之中皆以明至正之矩因其不易者而固執焉終始要於无咎効法識其典常斯進退存亡而不違其正六爻之動各有一至中之則悟其變易者而時措焉觀察以會通凝議以成化斯行止動靜而不失其中吾不敢曰學如是固已足也遲之數年以觀學之成雖未能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庶幾乎心之所守不大違乎我不敢曰易如是已無餘也歷之數年以全易之用雖未能處二而多譽處五而多功庶幾乎身之所履不甚悖乎可以無天過矣以可致者盡乎人畢其能事尙孜孜於觀玩之中以未至者待乎天過此以往惟乾乾於朝夕之內至哉易乎吾殆終身焉耳矣王學舒云從來作此題者每致挂一漏萬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此獨於原頭上見其所以然具有儒者氣象蓋羅之榕村稿中殆無以辨也 張惕菴曰余嘗作仁也者人也一節文說來說去總欠融洽後得張得天此題文讀其後二比云蓋仁而麗於人則靜以存之而道之全體立焉動以發之而道之大用行焉君臣父子之交各有其情義以爲之綱維夫固仁出之而人成之者也此無內無外之道也惟人而受夫仁則涵之於天命之初而見道之一本焉措之於成性之後而見道之萬殊焉動容周旋之類各盡其精微以明其條理夫又人運之而仁宰之者也此有物有則之道也頓覺心開目明現出此題實際

新城何端簡公

世理

警之宮牆二節題鄉墨以閒冷勝在彼時爲

別調而中後四小比云今夫賜有牆是夫子之所裁成而造就之者也吾夫子固日冀乎賜之漸積於高深而不能也及肩焉已耳

夫子之牆乃賜之所仰望而攀躋之者也賜向者猶疑夫子或可
以幾及而不能也其殆數似乎卑哉賜之牆也卽其中而言之其
爲室家之好也僅矣僅云好也卽何足與天下其見哉而無如其
見之易何峻哉夫子之牆也就其中而思之所謂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者非乎旣富且美卽何嘗靳人之見哉而無如其見之難何
前二比回互玲瓏後二比曲折盡致可謂毫髮無遺憾而王巳山
猶以入手宮牆並點後只從牆上較量更不回斡宮字譏其疎脫
可謂固矣白文本前言宮牆後單言牆也 按公以詞臣出身身諡
法例加文字不知何以雙用端簡字嘗詢之翰林老輩亦無以應
也

獄縣曹文敏公

文垣

工於制義能以湯許文律寫歸胡名理顧所

作多不傳余但見其剛毅本訥近仁篇云天德中本有是浩然充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樂者此仁之以理伸也而剛毅則不以氣屈夫從不屈者而直善
之斯氣壯而理亦伸天德中本有是肫然凝固者此仁之以性定
也而木訥則不以情馳夫從不馳者而靜好之則情淡而性亦定
故曰近也彼夫無欲而不以剛名無息而不以毅名無僞而不以
木與訥名此蓋中心安焉而盡泯矜持之迹要難概責夫中材若
夫化其剛而不流於猛化其毅而不病於拘化其木與訥而不夫
於野此則歷久造焉而漸歸粹精之途當更樂觀其成德精理名
言足以式浮振靡

高郵王文肅公

安國

奉

敕總纂

大清會典體裁精密條理詳

明上媿成周官禮以大制作手筆敏爲制義宜足以壓服士林其

雍正甲辰元墨題爲子張問仁於孔子

至

恭寬信敏惠講中所貴

以實體之力存其易放之心二語已抵人千百後精二比云此五

者統萬物之情約之於方寸之內其小心推致以既在物之理者夫豈畱幾微之恍惚聽心之或存而或亡由起念之初以及於肆應之際其旁皇周浹以盡性量之全者又豈有偶爾之操舍任理之若無而若有針對子張語皆實際沈深渾重不但名云風格也孟瓶菴師曰吾師金匱奈文恭公惠田素不喜談時文每侍坐聞有論及輒以他語亂之乾隆元年會試題爲君子篤於親節吾師墨藝有云遠邇皆一誠之貫徹衣冠言動之微意念愈深感乎愈擊也上下皆一機之鼓舞笙簧酒醴之際感召甚易響應尤神也又云根本裕則心志自矜人各親其親人各長其長三物六行之條不必脩閭師之制精氣運則眇域盡開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周禮周官之法可行於上理之朝語語華瞻而通篇寬綽之容和平之奏雖老作家無以過之吾師經術湛深著述宏富根深者實茂理固然也

制義叢語卷九

三

知不足齋

又曰金壇于文襄公敏中在乾隆間相業隆崇而不能盡協人望以崖岸太高故也然余以趨公備承延接則深悉其慈祥之蘊往往不求人知因憶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三句會舉中句云是故靜念乎乾父坤母之所生而萬物同原於此心一體相關者本自因人而給乃深求乎推暨彌綸之所至而庶政具舉與此心兩相契合者無弗卽念而存落落數語懷抱畢露此謂稱心而談其所以深結

主知而善保終始者卽在此方寸間歟

武進程文恭公

景伊

少者懷之文云昌平之俎豆渺若山河而父

老提攜宛然如昨則依依魚卵諒有同心四國之馳驅淺志嗚泣而過庭詩禮動甄關心則渺渺諸孤原無二理就夫子本人現身

說法可謂興往情來亦開後來一門徑 按程文恭由翰林歷綸閣僅作戊辰同考一次並未出過試差然甚多小門生每對人自哂一生惟能作太老師耳

桂林陳文恭公與同邑劉鐵樓邑侯

新翰

同登雍正二年癸卯廣

西鄉薦二人初不相識適同號舍首題爲吾之於人也節劉讀公文至後比云以忠厚長者之道待人則毀處於刻而譽處於厚譽而必試倘其無所試猶然無所譽也況其有所毀也以扶獎人倫之責自任則譽所以鼓其進而毀適以敗其行試而後譽卽其有所試而終無所毀也而又誰毀誰譽也擊節大叫曰元在此矣一號舍中盡驚以爲狂已而公果領解劉亦獲售洎將北上劉詣公訝其無行意詰之公曰資斧無措且俟下科耳劉曰若新翰者雖百十輩何關天下人才得失惟讀公文決爲商霖周幹豈可遲留

制義叢話卷九

五

知見知不足齋

傾貲付公而返追之不願也公遂以是秋恩科成進士焉

河間紀文達師與余家淵源最舊自先大父及先資政公暨伯叔父及章鉅兄弟輩皆及門執業焉章鉅少侍先資政公卽熟聞文達師梗概公嘗語章鉅曰人但知我曉嵐師以碩學鴻文籠罩一世而不知其和易之德通達之操隨地流露實當於古名臣中求之吾最愛誦其所惡於前四句文云謀已而不謀人者物之情有書在前前者思諉有利在前前者必趨此亦居於至便也而後者乃大非所便矣吾於其隱忍不安者知受抑者之隱忍不安亦同此理而一時之瞻望弗及盡可爲前事之師矣樂勝而不樂負者俗之習後而欲前急不能待前而忽後退不自甘不免起而相陵也而前者已不堪其陵矣吾於其長慮卻顧者知所排者之長慮卻顧不異此情而一時之迫蹙不安亦可爲前車之鑒矣時京師

傳誦此文以爲紀公特自寫其生平將來易名之典非文和必文達也 按此先資政公嘉慶初年家居時所記至嘉慶十年吾師果蒙 賜諡文達則先資政公所不及見矣

大興朱文正師自敘其時文稿云今之學爲舉子業者忽以餽飭難字勦襲逸書相詫曰此朱派也不知者又從而尤之曰此流派之必當正者也寬哉呼我爲牛馬乎憶予十一歲始學制義十八成進士遂捨去了無所派也越五十餘年出入中外無暇及此結習未忘偶見獵心喜乃悟時文卽古文古文卽經解何派之有哉余以壬戌 朝考文字受知於文正師非以制義也乃亟欲讀吾師制義積四十年而不得今春始得見毛伯雨副憲式部所刊時文稿一帙則又怵其高深幾有望洋之歎兒輩輒以此帙相質因就余見解所及畧舉數處以示之而已覺高不可攀矣如未有好

制義叢話卷九

云

知兄知不足齋

義二句題文小講云大學首章既發事有終始之旨而而於卒章中其說曰君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將使天下之事無不措之而得其宜所謂義也如是而後無所不用其極而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矣中比云下統乎臣而達乎民道莫先於忠信所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也對比云事始於家邦而終於四海道本通乎天命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也由首章終字落脈以經註經證佐天然洵足補傳注所未及其自記云偶以此題試學者而終字說來總不關痛痒向蓄此解輒發明之以備一說又居是邦也三句文自記云此題鋪張大夫士直是一則交游論及或處處縮合喻意未免喧賓奪主總之於爲仁一問如同隔膜輒拈此以當箋解非敢與經生較工拙也小講云聖門之有子貢其智亞於顏淵則其爲仁必有不屑於等夷而獨求全德之見也故夫子以工之利

器以善事者切指而磨之曰人不能離人而立於獨則苟有志於仁雖成己之事而亦同人之功也任取人之善而皆爲己之學也百王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邦以成其仁其致一也其原題處實獨具手眼又觀水有術二句題中四比云風上水而成渙渙則瀾生然有不待風而激洄無定者無論正出仄出而靜有動機逝者如斯之歎所以發於川上也不舍晝夜其斯爲息之深深者乎人決水而爲湍湍則瀾涌然有不待人而活潑無端者無論與齊與汨而坎有中孚水哉水哉之稱所以取於原泉也酌彼行潦安得此出之淵淵者乎由此瀾而濬猷濬以距川則望海有期矣洙泗之間支分派別孰不思濯江漢以朝宗而卽此游目濫觴已覺生機之莫遏由此瀾而迴流被於旣甸則根源可問也天一之精出同歸異孰則是證淵源於星宿而卽此流連一勺已通消息於無

制義叢話卷九

七

知足知不足齋

聲自記云詮此題者或推波助瀾汪洋浩瀚是仍觀海矣或執瀾爲本不知其爲尋源竟委之線則術字不出聖人有始有卒而中間千條萬緒皆可希聖卽小見大方是此題界分脈絡也戴文端師評云瀾字認得精細術字方有著落且由瀾以求海之大山條理以窺聖人之全正是入道之淺深次第與下節盈科成章皆脈絡貫通矣

國朝名臣得諡文正者自睢州湯公諸城劉公大興朱公三人

外近惟歙縣曹公

振鏞

承此

曠典蓋曹公有特立之操如寒松

古栢而巖峻之中未嘗不合太和之氣制義不多見惟所藏乎身不恕一墨已足覘其生平講下兩比云恕不自身而止以類度類以情度情胥由我躬而放之皆準此推已所以爲恕也恕必自身而始欲立己立欲達己達惟卽當體而感之斯通此如心所以爲

恕也後比云本一爲仁之身而不以仁施諸人則祇謂之不仁而未可謂之不恕不恕者身不仁而在己之訓仁也本非爲暴之身而日以暴臨其上則祇謂之爲暴而未可謂之不恕不恕者身行暴而偏欲以身禁暴也原評云刻削唐詞趣在法外可謂善於論文者余獨以爲吐納宏深足以覘其所蘊非可以時賢帖括概之山陽汪文端公延珍器宇方嚴神采古異同朝多望然畏之而所作制義乃極圖美宜人憶余家居授徒時常拈公文以爲門徒程式如請野九一而助三節題後二比云其在先王之世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畷地而且鄉大夫以下治六鄉遂人以下治六遂以至載師閭師各俱其職是故詠大田者咸視曾孫歌良耜者樂從主伯此古之君子野人所以安也迨至春秋以降履畝稅而法一變田賦用而法再變而且阡陌開而助法盡壞地方盡

制義叢話卷九

天 知是知不足齋

而貢法亦增以至頭會箕歛暴征其私遂使秋霜春露憤愴者乏錡釜之供夏兩冬寒逸諺者慮耨鋤之色此今之君子野人所以困也此以時手摹古調最爲場屋利器及余門者人人能背誦之時余未識公但讀公文而想望風采及入禮部作公屬吏始知人與文之不相謀如是 按余在部時值道光二年舉行京察滿州尙書文秋潭師已擬余上考文端公意別有屬昌言於堂曰梁君不過時文擅長我了未見其政績秋潭師曰時文我所不諳其政績則我所熟見緣余日在軍機處例免再當本署差事故此之所見不必爲彼之所知文端公無以折其語勉而後可其實余前後在京師十餘年並無能父之譽乃因斬其上考而轉被以虛名可笑亦可慙故余於文端雖感薦剡之恩而終不敢修拜舉主之禮也

德州盧文肅師蔭鴻久直樞廷承旨書論數十年無不愜當

上意者凡章京擬稿公必披卻導款筆舌互用或刪或潤至有原稿一字不留者同直者無不讓其能即中外亦皆服其通敏時郭蘭石尙先主公家余每與論及蘭石謂此無他奇巧惟熟於制義

耳余曰公之制義可得觀乎蘭石曰公並無制義稿亦從未見其涉筆惟一論及此事則娓娓忘倦一日談次求讀公闈墨公笑曰我殊卷久已無存惟有兩比至今尙能記誦者則女奚不曰題中幅云天下事理之至局中或不能遂覺而局外明焉以我平時之詣力當局幾淡而相忘而女從局外以參觀其所知必悉乃猝然相接竟未能直揭其真我轉不得不以局中追溯而代籌局外之言也夫女之所可對者原不必故高其論也吾人學問之功事前或不及預知而事後審焉以我往日之操脩臨事幾習而不察而

制義叢話卷九

完

知足知不足齋

女由事後以統計其持論必真乃偶爾相諒竟未及明宣其蘊我轉不得不以事前閱歷而益繫事後之思夫女之所能對者原不必竟艱於辭也昨見魏笛生以體莊氣逸四字評此文可謂愜當余竊謂今日之潤色鴻業即此而具矣按今日應制格式奏議體裁以及官文書文字若非以制義之法行之鮮有能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者蘭石之言未爲無見也

余常與謝某石學崇談藝某石每通論王戊同年生之制義而最

服膺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文如述而不作一節後二比云言不登

咎單誼伯之書雖守缺抱殘詎足繫聞知之統而以我之述證老

彭之述則先後同符也試思坤乾一冊何難別啟荀商頌五篇

何難別垂聲詠而信而好者實不敢自用其私心則矢丹鉛於丸

邱八索之閒知墜緒之雖微可續而五百年薪傳遙接猶將於問

老時問鄉子問萇二問師襄之外而上溯師資姓僅在豕韋諸稽
之次旁搜遠紹詎足開後覺之知而以老彭之述導我之述則淵
源有自也試思官先六太禮詳三百之遺地列幽營雅辨九州之
數惟信而好者實不敢自我而廢失則廣搜羅於教世教分之後
知下學之有開必先而六百祀黎老未湮猶得於若伊陟若巫咸
若甘盤若臣扈之餘而旁徵文獻蓋老彭故實只大戴記中數語
可據作者獨靠定注中一商字尋出許多陪客遂成此花團錦簇
之文 按文定以樸誠受 知遇其平生詩文亦皆主質幹而不
涉詩趨惟此作典瞻風華絕不類其生平木毅之概而余尤愛其
起二比云從來立言之垂參立德立功而不朽使古人仍有未啟
之視則聰明自具何必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後世傳聞既
渺與所聞所見而翼辭使古人猶有待補之書則創造自由何必

制義叢話卷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湖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上彈九脫手竟如宋廣平之賦梅花矣

10155

制義叢話卷之九

映辰

男逢辰同校字

敬辰

